



【张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我是小生
W O S H I X I A O S H E N G

小生

张军
2007
12月

我是小生

MO SHI XIAOSHENG

张军

【张军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样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小生/张军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326-2543-7

I. 我… II. 张… III. 张军—自传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18032号

上海文艺人才基金资助出版

我是小生

出 版 人 张晓敏

策 划 丁雨婷

图片摄影 许 晴 朱佳展

责任编辑 杨 凯

装帧设计 叶 珺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 址：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200040

网 址：www.ewen.cc www.cishu.com.cn

印 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20

印 张：10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26-2543-7/K·551

定 价：35.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021-64855582

目 录

006 序

006 牡丹亭上三生路 于 丹

010 自序

010 分享是福 张 军

014 巾生

019 懵懂小“柳生”
021 从身上到心里
023 “柳生”路还长
025 “柳生”情深
029 孤独的“柳生”
034 “潘郎”忆伤怀
038 “潘郎”念师恩
043 “赵解元”的童子功
044 《亭会》的隐秘
047 雅俗“韩公子”
053 痛苦的“韩状元”
060 “巧克力爸爸”

062 穷生

- 067 傍晚的收音机
- 069 一块钱和一句话
- 071 “魔鬼班主任”
- 078 苦心智，劳筋骨
- 082 我爱翻跟斗
- 084 噩梦一般的黄昏
- 087 “不对！回去！”
- 092 快乐二三事
- 095 如是我悟：蔡老师
- 099 如果我有人生遥控器

102 官生

- 107 “穷”则思变
- 115 无声的巴士
- 120 十年“苦行僧”
- 123 看不见的根据地
- 130 《惊梦》东渡
- 133 做一个自己的梦
- 136 不老的传说
- 147 不在梅边在柳边
- 151 每个人都是王子

162 雉尾生

- 167 不是全部的全部
- 171 Couch Potato
- 174 Let's Talk about English
- 179 从“¥126”开始“发烧”
- 181 被颠覆的时代
- 184 声音是可以看得见的
- 186 如果昆曲也“发烧”
- 188 一个美猴王的诞生
- 190 镜头之我见
- 192 江志雄的跟斗，荷兰的门
- 196 我的后台，我们的后台

198 分享张军

200 后记

- 200 赶路 and 财富



牡丹亭上三生路

张军年纪很轻，出道很早，名气很大。早就知道上海昆剧团有这样一位兼擅巾生、官生的“昆曲王子”，风神朗秀，唱做俱佳，但是真正有机缘谋面却晚，直到2007年我与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合作，录制《于丹·游园惊梦》。

9月13日的下午，溽暑未退，“皇家粮仓”里昆剧界当行名角云集，气象雍容。我一眼望见张军着一身唐明皇行头，厚靴长髯，端了玉带坐在一旁候场休息，演杨贵妃的沈昶丽娇小活泼，在边上跟他聊着天。我走过去刚刚叫了一声“张团长”，张军嚯地站起身来，连声说：“于老师好，叫我名字，叫我名字……”那一瞬间，觉得他身上儒雅中略带痴憨的仪态酷似蔡正仁老师！我说你带妆辛苦，坐下聊吧，张军说：“不不不，跟您说话，我还是站着吧。”

那天下午，直到录完，我没有再见到卸了妆的张军，倒是他回去后发来长长的信息，鼓励我为昆曲多做事。因为爱戏，大家有份天然的亲切，张军在信息里说：“以后我就叫你姐姐吧。”

“十·一”长假七天，我们的《游园惊梦》播出了。又

过了没多久，一个大清早，张军乐颠颠的信息飞进来：“姐，我太太刚生了一个大胖儿子，顺产。初为人父的喜悦，和姐姐分享！”

那一阵张军特别忙，自己不断有外地的演出，一两天就赶着飞回上海，还要忙团里的行政。他在信息里不停地叨叨着：“姐，我再忙再累也要照顾好他们娘俩儿”，“姐，这小子一天一个模样，看看他什么辛苦全都忘了！”握着这一堆信息，看出他七分自豪欣喜、三分辛苦狼狈，我摇头暗自笑着：戏里的柳梦梅迎回杜丽娘、潘必正娶了陈妙常就都皆大欢喜了，如同“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可从不知道柳梦梅、潘必正刚升级当爸爸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手忙脚乱地兀自兴奋不已……

舞台上举手投足间的风流蕴藉，倜傥飘逸，舞台下朝朝暮暮里的人间牵挂，琐碎深情，这样的出入幻化，像是人生的双面，我做观众时只看到了无烟火气的正面，是欣赏和赞叹；做了张军的姐姐，才看到绚烂纷繁的反面，更多是为他欢喜，也有点心疼。

台下的张军，留很帅的发型，穿很酷的衣服，听很地道的爵士乐，去上海滩很新潮、很有情调的酒吧、会所。坐在朋友们中间，张军二十五六岁的外表，十七八岁的眼神，看什么都闪着亮晶晶专注的光。有生人在座，他就有点害羞沉默，如果全是熟人，那就听他叽哩呱啦一个人聊个包场，言之不足时，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让人担心他会不会随时飞下去打一圈旋子。

如果只说他是舞台生涯中的人，让陌生人猜，十个里面恐怕有九个会说他是流行歌手，还

有一个没准儿会说他是演话剧的。以他的外型、气质和年纪，没有被影视圈和流行乐坛裹挟而去，简直是个奇迹！但是真的和他相处久了，就会想起电影《霸王别姬》里面程蝶衣那句“不疯魔，不成活”，时不时听他聊到高兴处就蹦出戏词来，居然与当时情境水乳交融。那个时候就依稀看见一个少年怎样从这些曲词做派里翩翩走来，用20年的光阴铸就了此刻的模样。只要在上海，不管朋友们聚到多晚，张军第二天早上一定还要六点多起来，八点前赶到老师家里吊嗓子，十来年风雨无阻。我惊讶：“这样甜润亮泽的金嗓子还用吊吗？”他扬扬眉：“我这算什么，计老师天天去吊，几十年坚持咧！”听得我几乎错愕：计镇华老师，昆曲界公认的第一老生，一折《弹词》痴迷了几代观众，再无人能出其右，年逾六旬的大艺术家，居然也是要天天吊嗓子的！

一个行当的传统对行内人的灵魂筑就影响力太强大了，这就是潜移默化的规矩；而对于张军这么年轻时尚的人来讲，和规矩杂糅在一起的还有更多新鲜活跃的元素。我听着他聊天到忘形时，常常上海话、普通话、英文单词、昆曲戏词噼里啪啦一起往外涌，冲突而又和谐、生动，不能复制到另外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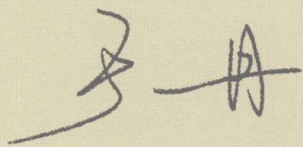
2008年的5月18日，是上海昆剧团建团30周年大庆，张军忙前忙后五个月，不断发来一版又一版PPT，落实庆典中我讲座的安排。那一天的张军从一大早连轴转，主持完上下午的活动，晚上的庆祝演出中还要串几个角色，唱功吃重。晚上他的爱人小洁陪我吃饭，随后去音乐厅看戏，张军在后台忙着化妆和安顿演出细节。记得吃完饭结账时小洁不停低声说“筷子、筷

子”，听得我一头雾水。冲进音乐厅前排落座，小洁急急地让人往后台送筷子！这个谜直到演出结束送我回酒店的路上才解开，张军绘声绘色地说：“这一天忙下来，饿呀！我上台前不吃点带油水的东西不行的，饿得我团团转！”我说：“后台没准备饭么？”张军说：“有的呀，三盒盒饭，就是没有筷子！急得我呀，想找化妆老师商量把两支眉笔洗洗借我，又觉得不合适……眼看要开场了，我已经急得要洗洗手下手抓了！筷子终于来了……”看着他眉飞色舞地比划着，像个大学女生似的小洁一旁笑语吟吟望着他，我忽然觉得这个画面意味深长……

那一晚为了送我，张军没有卸妆，一张浓油重彩、星眸剑眉的脸，额心擦着胭脂红晕，身上一件黑衬衫配着牛仔裤。这一刻我几乎望见他的全部人生：一个舞台上潇洒俊逸的大明星，出神入化演绎着柳梦梅的生死迷情与唐明皇的家国悲怆，而在他翩然出场的前一刻，那擎着柳枝、摇着泥金折扇的手差点抓了一盒盒饭吃……前台后台，都是他的舞台，荣耀辛劳，都是他的人生。

“牡丹亭上三生路”，做明星的张军，做团长的张军，做父亲的张军，做朋友的张军，三生缘定，多重角色往来穿梭，他认定的身份只有一个：

“我是小生”。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a large, sweeping character on the left and a more complex, multi-stroke character on the right, likely representing the name 'Zhang Jun'.



分享是福

分享，是我近些年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固执地认为它带着优美的音律，这一前后鼻音的组合，读起来特别有磁性。

分享，对我而言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一如它成为流行词汇的时间，并不久远。

30岁生日的那天，我第一次邀请来林林总总的朋友，在沪上颇有名气的“顶层画廊”，开了一场有生以来印象最为深刻的生日Party。真个是把酒言欢。我被要求当众跳了回钢管舞，之后，喝高了，即兴说了一连串的Rap，把所有的来宾都海夸一番。玩累了，我坐在门口拆各种各样的礼物，有人叫我，爬起来继续玩……

与其说那是一次恣意放纵，不如说是尽情释怀。我庆祝自己告别青涩，从Boy跨入Man，同时，和朋友们分享彼此的关爱。礼物太多，祝福无数，偏有一句铭心刻骨。那是一位大学教授，敬酒时，他对我说，人的一生，30岁之前也许可以尝试很多事，但过了30岁，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做错事了——至今，这句话就像高架上的指示牌，始终悬挂在我人

生道路的正前方，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将警示我终生。

虽然年岁不大，可我已经搬过很多次家。无意间，陆陆续续遗失或丢弃了不少东西，包括记忆。2003年的一次搬家，我偶然翻出一盘早年在台湾演出《长生殿·看袜》的录像带，剧中有张铭荣老师、王雨生老师和我。那是一出蛮有意思的戏，回想起来，那次演出前后，我感觉还不错，可是那影像却真切地把我自己惊出一身冷汗——唱腔之拙、身段之差，令自己都觉得无法接受。

事实上，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看自己的演出录像，也不去回味当时在舞台上的感受。而再看《看袜》之后，回看演出录像便成了我的习惯。我开始努力尝试审视过去，学着跟自己战斗，跟自己分享得失。好比对着镜子微笑，你才会发现，原来，露五齿还是露七齿，依旧很重要。

分享，看似散播，实是融合，散播的是快乐，融合的是收获；

分享，看似同乐，实是共担，同乐的是过去，共担的是未来。

我是小生。是台上俊朗儒雅、爱好是天然的巾生；是曾经心无所依、浑噩不经世的穷生；是一朝望穿水月，便想摘取星辰的官生；是永远天赋秉毅，不吝挥洒自我的雉尾生。

从这一页开始，我拿出融入我骨血的剪影、我记忆深处的声音，与自己分享，与你分享；

从这一页开始，你开启的将是一个昆曲小生逐渐敞开的世界，我收纳的则是自我寻找灵魂的过程。

船錦屏人忒看的這韶光賤

旦連

好姐姐遍

Handwritten notation for the first line of the first column.

這是青山

貼介小姐

貼介那

是杜鵑

Handwritten notation for the second line of the first column.

貼介這

是茶蘼

Handwritten notation for the third line of the first column.

青山

花

啼紅了杜鵑

架

那茶蘼外煙

貼介那

牡丹花

Handwritten notation for the fourth line of the first column.

Handwritten notation for the fifth line of the first column.

Handwritten notation for the sixth line of the first column.

絲醉軟

還早哩

那牡丹雖好他春歸怎占的先

小姐旦不到園

遊園

牡丹亭

林怎知春色如

許貼便是合

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

都付與斷井頽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

誰家院朝飛暮捲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

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是答儿闲寻遍，在幽闺自怜。





巾生

十二岁进戏校，十三岁开始跟老师学戏，手执柳枝，是我对昆曲艺术最初的叩碰。

时至今日，我演得最多的戏，非《游园惊梦》莫属。一段【山桃红】我已唱了廿一年，可以肯定的是，还将继续唱下去。



张军饰演过的巾生角色

《牡丹亭》中的柳梦梅

《玉簪记》中的潘兴正

《红梨记》中的赵汝舟

《风筝误》中的韩琦仲

《百花赠剑》中的海俊等